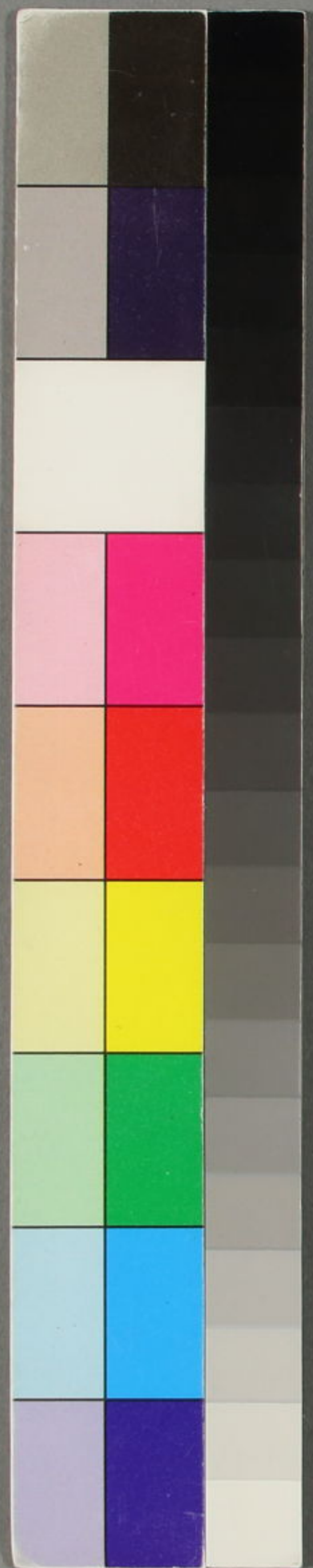


書經插解

四

仁 18
1052
4





書經插解卷四

咸有一德

讚岐 河田興猶興 述

史臣記。太甲君德既成。堪以承繼成湯之業。伊尹既

復還其所攝之政於厥辟太甲。將告老歸於其私邑。

猶恐去位之後。太甲修德不終。乃陳戒于太甲。以一

德曰。嗚呼。人君之奄有四海。固莫非上天所命。然皇

天無親。難可憑。其命之去留遷易。曾靡定常。然亦

但觀人君之德何如。誠為君者。能杜絕私欲。常存厥



書經插解 卷四 咸有一德 一

德不使間斷。則天命亦有常而長保有厥位矣。若厥德靡常。為私欲玩好所搖奪。則天命亦遂去。而九州之有必以亾矣。昔夏王桀弗克庸其德。褻慢神明。不知恭敬以奉祭祀。暴虐下民。不能施惠以收人心。是以皇天厭棄之。弗加保佑。監視于萬方之中。啓迪於有天命者。而眷求有一德者。俾之居天位。而作百神之主。所謂厥德靡常。九有以亾者。夏桀是也。方上天眷求一德之時。天下無足以當之者。惟我尹躬暨我

先王成湯。咸有純一之德。臣主一心。上下同德。故克享上天眷求之心。而受上天顯明之命。以有九有之眾師。爰改革夏建寅之正朔。而為建丑。是非天私厚於我有商也。惟天無親。唯佑于有一德者。我商之君臣既同有一德。是所以天心降鑒。自申其保佑之命也。故非商有求于下民也。惟民歸于我一德耳。人君之德。惟若純乎天理。而一則凡有所動作。自然上合天心。下得人心。罔往而不吉。人君之德。若雜乎人欲

而一二則凡有所動作。必然上拂天心。下逆人心。罔往而不凶。惟當吉。便吉。當凶。便凶。不有一毫僭差。而在人之所為者。惟以天之降災降祥。在其德之純雜何如也。今嗣王方自桐歸亳。新服行厥天子之命。而即政臨民。乃天命人心。繫屬之初。吉凶災祥。判別之始。惟當圖新厥德。痛洗舊染之汙。復其本然之善。而可也。然新德之要。貴乎有常。終始惟一。而無間斷。時乃日日而新其德也。吾王既盡新德之功。又當求輔

德之助。然輔德惟在用人。而用人必求其當矣。任諸司百職庶官。惟當選賢而有德。能有才之人。左右輔弼大臣。責任極重。惟當尤妙選其負荷大事之人。所以然者何也。蓋人臣職分雖有大小不同。然其為上也。則為君之德。其為下也。則為民之生。夫臣職所繫。其重如此。若任用非人。則上無以弼成君德。而下無以奠安民生。國家之事日壞矣。是以人君於未用之先。其必可難於任用矣。不可輕易授職。其必可慎

於聽察矣。不可以言貌取人。所以防小人也。於既用之後。惟和而可。否相濟。彼此交備。惟一而信任不貳。終始無替。所以任君子也。凡用人之要如此。於吾王新德之助。不既多乎。又有取善之要法焉。夫人必有師法。而後能成其德。然執一而求之。則隘矣。故德無常師。惟當主其善之所在。便取以爲我之師法。凡有一言之合道。與一事之可法者。我兼收之。而無遺。則天下之善。皆我之善矣。然善之在人。無窮。若逐一

而主之。則雜矣。故善無常主。惟當以其所取之善。而協合于吾心。而克一之也。吾王之新德至此。則其號令以感動乎人心。將俾萬姓衆口一詞。咸稱曰大矣哉。吾王之言也。然不特贊王之言。而因以知王之心。又稱曰一矣哉。吾王之心也。是其稱頌之至。可知其愛戴之同矣。果如此。則吾王克綏安先王之天祿。而永底致衆烝民之生理。可必矣。夫一德效驗之大如此。吾王其勉之哉。嗚呼。人君脩德行政。其賢否之彰於天

下後世者亦已著矣。彼七世之廟。祀有定制。親盡則在所遷。必其人有盛德。然後可以稱宗。不毀。苟無其德。將不免於祧矣。是即廟之遷與不遷。可以觀德之脩否也。民庶之情。從違靡定。為萬夫之君長者。必其所行之政。合於民心。然後愛戴而歸向之。苟失其道。將不免於怨叛矣。是即民之服與不服。可以觀政之脩否也。且夫兩貴不能以相使令。后而非民。則孤立無助。罔所使令。兩賤不能以相敬事。民而非后。則渙

散無統。罔所敬事。君民相須如此。為君者固不可忽乎民矣。要必虛心以受天下之善。無自以為廣大聰明。而以狹隘陋視人矣。夫道之在天下。雖匹夫匹婦。亦有可與知者。但有一人不獲自盡其誠。則為民主者。罔與以成厥一德之功矣。此所以當取民以為善。不可自廣以狹人也。

盤庚上

史臣記。昔成湯建都於亳。其後子孫屢遷。至祖乙都。

於耿。至盤庚時。耿又有河決之害。故欲率民以遷都。

于殷。而當時之民皆安土重遷。不肯往。適有居盤庚

不得也。乃總率顓衆感之人。出矢言告之。以遷都之

利。一一曉諭之。乃曰。我先王祖乙初來耿都焉。既而

爰居宅于茲地。實以此地可居。而重我民之生。欲無

盡陷之於劉殺之地耳。今民不幸。困於水災。流離散

處。不能胥匡救。以全其生。是乃天變使然。非人謀所

能及。我因此卜而誓之曰。此地墊溺已甚。亦其無如

音怡我台何。夫天命昭然如此。爾民可不從卜而圖遷哉。且

我商先王每遇國家有大政服事。必誓之於卜。恪謹

天之命。不敢違越。茲猶不敢常安寧。又不常安居厥

邑。故于今五遷厥邦矣。是豈先王好勞哉。乃天命之

不容已也。今耿不可居。然不承于古。昔先王而遷。且

懵然罔知上天之斷絕我命。而矧曰其克從順先王

之大業功烈。以保國祚於無窮乎。舊都已不可居。新

都幸有可就。若能從卜而遷。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

牙葛及木生條

譬若顛木之又有由孽也。但見國命幾斷而復續。先業垂墜而再興。是天其將永長我國家之命于茲新邑。使我繼紹興復先王之大業。以底安綏四方之民矣。是國命之斷續。先業之興廢。民生之安危。惟繫於遷不遷之間耳。爾民可不審所從哉。胡致及致盤庚告敷于民。必由乃在位之人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惟以先王常舊遷都之服。以正今日之法度。凡為臣者。皆當仰體君意。以奉承其旨也。其大意曰。無或敢隱伏我小

人之以當遷之言。攸箴規於我者。王告臣之意若此。於是乃命臣民眾庶。悉至于庭。以聽教命焉。王若此。曰。格汝。臣民之眾。予其告汝。以訓言。汝謀猷黜去。乃私心無得傲慢君上之命。而從目前之康安。古昔我先王。凡有大事。皆不敢獨任一己之私。亦惟圖謀委任爾。世世舊家之人。與之共政事。然先王固能任舊人。而舊人亦不負所任。凡國有大事。先王所出號令。播告之修治者。則舊人即為之奉承宣布。不敢隱匿。

厥先王憂恤民瘼之美指矣。故先王用愈不加敬欽而任使之。又罔有逸言過以惑眾聽。故小民用翕然感化。不大變易先王之臣。其賢如此。今我之任汝。無異於先王。汝宜地以下舊人之事先王者。而事我可也。顧乃倡為浮言。以阻遷都之議。凡其聒聒然起信於民者。率皆險邪膚淺之說。都。不是正大深遠之議論。予弗知。乃所以紛爭論訟者。果何謂也。豈不有愧於舊人哉。夫遷都之議。非予輕易勞民動眾。自廢荒茲愛民之

德。其實欲為民圖安耳。惟汝含掩遮蔽予之德意。不畏惕懼予一人。若將以我為可欺者。不知予看汝等傲上。即安之情。若觀火。昭然明白。而無所隱蔽也。但予亦拙於為謀。優柔姑息。以釀作汝乃之過逸。無奈何耳。雖然以下從上。理之當然。譬若魚網之在綱繩。綱繩提起。則細目隨而張。各有條理而不紊亂。今君者臣之綱也。若君令而臣不從。是網舉而目不張矣。有是理乎。然則汝不可不以傲上為戒也。且天下之事。不

一勞者不永逸。譬若農夫服勞于田畝。用力於稼穡。雖是勤苦。乃亦有到秋來。卻得收成之利。今遷都雖勞。而他日安居樂業。實在於此。然則汝又不可不以從康為戒也。汝果克黜去。乃傲上。從康之私心。真為斯民趨利避害。以施實德于民。且至于爾之婚姻僚友。皆莫不蒙其澤。則汝於此時。不乃敢大言于久。說以汝家世世有積德。而不失之於誇耳。若今之苟悅小民。何足以為德乎。今取圯河水。乃不畏戎毒于遠。

邇。憚勞不遷。則終無去危就安之日矣。譬如懶惰農夫。自務偷安。不肯昏力作勞苦之事。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之可望矣。從康之害如此。今汝於人情憂疑之際。乃不肯和同吉行言語于百姓。而反陰沮遷都之謀。則非但害民而已。惟汝自生毒害。乃陷於敗禍姦宄之罪。以自災于厥身耳。乃既先倡惡于民。則首惡之誅。必不能免。是乃自奉其恫痛也。汝於此時。雖自追悔。其身亦何及哉。我相視時。儉民之中。有

明於利害者。猶知胥與顧慮于箴規之言。但其言一發。汝等即有過逸之口舌。紛紛排抑之。使不得達。汝猶自恃其口。為可以制人矣。矧予操生殺之權。能制汝。乃短長之命。可不懼乎。汝曷弗以小民之箴言告朕。而胥共動搖斯民。以浮言。又恐沈于眾。以禍患罪惡。即皆汝之禍患也。汝之罪惡也。一時人情為汝所惑。雖若無奈何。然以我制命之權。而殄滅汝。亦何難之有。譬若火之燎于原野。其初雖不可嚮邇。然其猶終

(盧皎反)

(音向)

可得而撲滅之。汝何所持乎。然如此。則亦惟爾眾自

(普卜反)

作弗安靖。以速禍於己耳。非予有過咎。樂用刑威。以

(如林反古之賢人)

加汝也。傲上之害如此。可不戒哉。我聞遲任曾有言

曰。朝廷用人。當惟求夫世臣舊家。而用之。以其練習

故事。通達人情也。若夫用器。則非必求舊。惟取其制

作之新而已。今諸臣皆我國家之舊人。我不能舍汝

而他求矣。汝可不思體我之意乎。古昔我先王暨乃

祖乃父。君臣一心。胥及同逸與勤。是乃祖乃父。我先

相與

書經指解 卷四 盤庚上 十 成章館

王之功臣也。則汝為功臣子孫。國家所當優禮。苟有罪過。予豈敢動用非所當罪之罰。以加汝乎。我國家世世選錄爾祖父之功勞。至於予。亦不敢掩蔽爾祖父之善。茲予大享祀于先王。爾祖其亦以功臣相從。而與配享之於廟。在天之靈。昭著森列。以作福作災。凡賞善罰惡之事。神實降臨之。汝為子孫者。苟無功勞。予亦不敢動用非所當惠之德。以私汝也。予告汝于遷徙之難成。但我之志意已定。利害已審。譬若射

者之有決志於中。一定而不可移也。今小民之中。或老成。或孤幼。有明於利害。而以為當遷者。汝無欺侮老成人。以為老荒不足聽。無少弱孤有幼。以為蒙昧不更事也。惟當各圖長久之利于厥所居。勉出乃之力。而不狃於從康。以聽予一人之作。謀猷則庶幾乎圖。任舊人之心。亦無負矣。凡汝羣臣。都無有遠邇親疎。但不從遷。便是用罪。為惡之人。我則刑戮是加。伐厥死罪。而不赦。從我而遷。便是用德。為善之人。我則

爵賞是及。彰厥善行而不蔽。蓋邦之臧善則惟汝眾從。遷之故耳。然則用德者安得而不彰之耶。邦之不臧則惟予一人縱惡不誅。有佚失其所當罰以致此耳。然則用罪者安得而不伐之耶。蓋今日賞罰之典有斷乎其必不可已者。汝其可不念哉。凡爾羣臣之眾其惟以我言轉相致告戒。自今日以始至于後日遷徙之時各恭敬爾所幹之職事。而毋或怠忽。整齊乃所守之位。而毋或違越法度。乃口舌而毋或放肆。惟務

同心奉上以成遷都之舉。則庶乎用德而有賞矣。苟或不然則罰罪之典將及爾身而弗可悔也。

盤庚中

史臣記。盤庚自耿作起。惟將涉南河以臣民以遷都於殷。是時民心尚懷猶豫。盤庚乃但以話言曉諭民之弗率者。然其誕告乎民。又只用亶誠懇惻之意。當其有眾咸造之時。先戒以勿得褻慢在王之庭。都整齊嚴肅。專聽上命。盤庚乃登進厥民於前而面告之。

曰汝民明聽朕言必須遵信奉行無敢荒失朕所命廢

而不從也。嗚呼古昔我前后君如成湯仲丁河亶甲祖

乙之為君也罔不惟民生之承敬故民亦保愛其后

胥與感相憂其憂君民一體上下一心是以卒能避害就

利舍危從安鮮以不人力之勤勝浮于天時之災矣先

世君民其相與禦災捍患者如此其在今日爾民何

獨不然哉昔我殷邦河水為災天降大虐先王不敢

懷居厥攸以興作而遷徙者本為人情莫不欲安但

視民有利則用之以遷而已此先王之事我之所聞

者也汝曷弗念我遷都之舉乃惟古后之聞而非創

為於今日者乎蓋我所以敬承汝民命而俾汝遷都

者唯喜與汝避河水之患以康居之可與共非為汝

有咎比附于罰而謫遷也予若是所以招顛懷來於

茲新邑者亦惟因汝民蕩析離居之故欲與之共享

安康正以不從爾厥本志也耿被河患則民危而邦

亦危矣故今予將試以汝民遷都以安定厥邦家故

為此舉耳。汝不憂朕心之攸困苦，乃成大不肖，宣布

乃腹心，敬欽思念，以忱意感動予一人。是不能如先

民之保后，昏惑矣。則爾惟坐待水患，以自取此鞠自

取此苦。譬若乘舟，裝載者可及時啓行。若汝遲滯弗

濟，必臭敗厥所載之貨物。今爾從上之忱，間斷不屬

安能有濟。惟胥與以及沈溺而已。利害若此，爾民不

其或替察焉。是雖自怨疾忿，怒曷瘳於困苦乎。汝民

不謀長久之事，以思量乃不遷之災禍，是汝安危利

災誕自勸憂也。如今其目前貪戀沃饒之利，固有今

日，然將來決遭沈溺，而罔有後日矣。天將斷棄汝命。

汝有何生理在上天乎。不遷之害其大如此。今予命

汝當專一此心，從我遷徙，無起穢惡以自取沈溺之

臭敗。吾恐浮言之人，引誘煽惑，偏倚乃身迂曲，乃心

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今汝命幾絕於天矣。故予

命汝早遷都者，正以迓續乃命于上天，而使之更生

也。予豈迫汝以刑威哉。特用以奉畜汝眾，引而納諸

生全之地耳。予思念我先神后成湯仲丁河亶甲祖
 乙之勞爾先人其功不可忘。故予今圖遷以有家之
 利。丕克大奉羞爾眾於生全之地者。用懷念爾為先民
 之子孫。不忍坐視其沈溺而然也。我若不為民圖遷
 是失于安民之政。而陳居于茲也。則我高后成湯必
 丕乃崇降罪疾於我。曰。曷為虐害朕民。坐視其沈溺
 而不救乎。是我之所以不能不圖遷也。汝萬民若乃
 不能自為生生無窮之計。暨予一人共猷同心。而尚

憚於遷徙。則我先后亦必不降與汝萬民以罪疾。曰
 汝曷不暨朕幼孫有比及而圖遷乎。故汝不從遷。有此
 逆理犯分之爽德。則先王自上其降罰於汝。汝罔能
 迪以自免也。古昔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以同遷矣。
 今我繼先王而為君。則汝其皆作我所畜養之民。當
 以汝祖父之事先王者事我可也。今河水為患。而不
 肯遷。以汝之故。有戕害生民。則是有戕害在乃心也。
 我先后綏慰乃祖乃父言。爾子孫悖理抗君。我將加

都管反

汝

之罰。乃祖乃父亦以大義難容。乃斷棄汝而不救。乃死於先王之前矣。可不畏哉。然不但爾民為然。茲予

有亂政之臣所與同天位者。若不肖為民圖遷。惟貪

多取兼有

音背

沃饒之利。以具有乃貝玉為事。則乃祖乃父亦惡其

所為。丕乃告我高后成湯曰。我子孫為臣不忠。棄義

貪利。其作丕刑戮于朕子孫。以誅其罪。是汝等祖父

實啓迪我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而災害必不可免矣。

嗚呼。今予告汝。以遷都。不容易之事。汝當永敬我之

所大憂。恤無使上下之情胥去絕遠。而誠意不屬也。

我以安民為猷。為念。汝必分我之猷。念以相從。共猷

念之。同心協力。期於相濟。乃為可耳。然欲體吾之心。

又必各當設正中之理于乃心。而後不為浮言之所

奪矣。乃有不吉不迪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

暫時所遇。為姦為宄。劫掠行道者。我小乃加以劓。大

則殄滅之。無有遺留。生育無俾。易移其種于茲新邑

也。其往於新邑哉。可以定居。可以興事。而有生生之

樂焉。故今予將試以汝遷。使汝永建乃家於此。是子孫無窮之業也。汝民何為不肯從遷。而尚戀戀於故土乎。

盤庚下

史臣記。盤庚既遷新邑。鼎建國都。奠定厥臣民攸居。無復向時蕩析離居之患矣。乃各正厥上下尊卑之位。而又慰臣民遷徙之勞。以綏安爰有眾之情焉。盤庚乃曰。今新都既遷。綱紀粗定。無得戲侮怠惰。如

往時之故習。必須盡心懋勉。趨事赴功。以建我國家。

之大命。使之長久安寧可也。今予其敷布心腹腎腸。

凡胸中所蘊蓄者。都明白吐露。歷告爾臣民百姓于

朕志。使爾等知凡遷都之意。本罔罪爾眾庶之心。爾

眾各宜安心守分。無得共懷疑慮。而有怨怒之意。協

合比附。而加讒謗之言。於予一人。古昔我先王成湯

將增多于前人建都之功。故適于山而居於亳。以還

始祖契之舊都。於是地高水下。用得免河水之災。降

除我國家之凶德，故能安居樂業，而有成嘉美之績。功
 于朕邦家也。今耿為河水所壞，我民用漂蕩，分析離散，而居罔有定極。止之期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矣。爾等以謂朕曷無故震動萬民，以為此必遷之舉也。肆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而亂越我國家。治及故默牖我心，使朕及二三篤敬之臣，相與計議而行，以恭承汝民垂絕之命，使之舍危就安，用永地于此新邑也。故
 肆予冲人，非不恤人言，廢厥謀而不用也。爾臣民之

中有能審利害之實，而以為當遷者，乃弔於由其謀之靈者。善是我至公之心，豈有意於違眾哉。然爾眾亦各非敢，故違我之吉卜也。亦惟欲用恢宏茲國家貴大之業耳。是爾愛國之情，亦豈有意於違卜哉。嗚呼。邦伯諸侯，師長公卿，凡百執事之人，今百姓遷徙之初，生理未復，艱難之狀甚可憐憫。庶幾尚皆有所隱痛於心哉。予其將懋簡擇愛民之人，用以相導爾等，使其各自念敬我之民眾耳。朕決不肩好貨之人。若有

能勇敢於恭敬人民。以其生生為念。使惇獨可鞠之。養
 人與無告可謀之人。得保其居止者。則我將敘而
 用之。予之以爵祿。欽而敬之。優之以禮貌。不但已也。
 今我既羞告爾等。于朕志之所在。敢恭生生而若我
 之意者。與否。而好貨者。爾等當深念之。罔有弗欽。我
 所言也。切戒無總聚于貨寶。以培剋為能。唯當保愛
 周恤。使人厚其生生。以自成安民之庸也。汝當兢兢
 業業。式以敷布為民之德。自今至後日。永肩任一心。敬

而不替。則汝之愛民無窮。而民之受惠亦無窮矣。

說命上

史臣記。殷王高宗遭父小乙之喪。居宅憂於亮陰中。三
 祀不言。及大祥之後。既免喪服。其尚惟弗肯視朝。言
 事。當時在朝之羣臣咸以為過禮。乃進諫于王曰。嗚
 呼。人君以一人而居乎萬民之上。必其於天下事理。
 皆知之。而無遺名。曰明哲。有是明哲之德。施之於政
 事。以總率乎百官。則天下之人。實皆仰之以作法則。

矣。今我天子以聰明首出之資，惟君臨萬邦，百官顯
 顯然，仰以奉承其法式。故王而發言，則惟可以作命
 令於天下。苟或不言，則臣下將罔攸稟命令矣。此王
 之所以不可不言也。王庸是作書以誥羣臣曰：我非
 不欲言也，實以台居人君之位，將表正于四方。其任
 大責重，台恐明哲之德弗能與前人相類也。茲故弗
 敢輕易發言，但常恭敬淵默，收斂此心，思量治天下
 之道。我一念精誠，上通於天，夢上帝賜賚予，以賢良

輔弼。其將論道輔政，代予而言也。於是乃審記厥夢
 中所見之象，俾人以形像之圖，芴求于天下。而有其
 名說也者。卜築於傅巖之野，其形貌惟正，與畫圖相
 肖。果符於高宗所夢焉。乃聘之與談論，則果大賢可
 當重任。爰不次擢用，遂立以作宰相。加諸百僚之上。
 王又常置諸其左右，以資其匡弼而聽其議論也。乃
 命之曰：汝今在我左右，當朝夕進納教誨之言，以輔
 導台君德也。譬若金器，必用礪石磨之，而後快利。今

方世反

將用汝以作我之礪石矣。譬若濟巨川，必假舟楫，而後能渡。今將用汝以作我之舟楫矣。譬若歲大旱，必得霖雨，而後能霑潤。今將用汝以作我之霖雨矣。我之望汝，納誨輔德，既為甚切。汝當披露悃誠，大啓開乃之心胸，無所隱匿，用以滋潤沃灌於朕之心，使我於此道明白透徹也。人臣若不苦口直言，以盡規諫之道，則我之過無由省改。譬若病人服藥，弗至於眩眩，則厥疾必弗能瘳矣。人君之道，不講究明白，然後

反盛綱反

愈

灌既

眠見

見之於施行，則鮮有不至於壞事者。譬若跣足而行，

蘇典反

目弗視地，則厥足必用傷矣。汝既作相，上佐天子，下

統百官，惟暨乃大小羣僚，當罔不同心協力，責難陳

正

汝

君

善以匡救乃之辟，俾我心無妄念過舉，以得率循我

先王諸賢君繼述之道，而迪履我高后成湯已行之

迹，以康寧天下之兆民也。嗚呼！汝當欽承予時命，汝

之言，其以思惟其事有終可也。於是傳說復命于王

曰：人臣進諫非難，人君從諫為難。譬惟木從大匠之

繩墨用斧斤以斷削則端正平直可以為器用矣惟
 后亦如是從^君臣下之諫諍則動無過舉可以為聖人
 矣吾^君后果虛心從諫而造於克聖之地則凡為臣者
 雖不命而其將竭忠諫以承之況乎其命之如此疇
 敢不盡忠補過^{敬順}祇若吾王之休命乎然則王不必求
 進言於臣而但求受言於己可也

說命中

史臣記惟傳說既受命於高宗居冢宰之職總領百

官乃陳說治道以進諫于殷王高宗曰嗚呼古昔明

王奉若天道之自然制為君臣之禮先區畫天下之

地^順建立邦國又於邦國中設置都邑乃樹后王於大

邦以統天下之治立君公於小邦以統一國之治又

各承以大夫師長使之居於大都小都以為之輔以

尊臨卑以下奉上所以然者不惟以天下奉一人而

自處於安逸豫樂之地也乃惟體統相維政事畢舉

正以亂天下之民耳故人君當法天以為治惟天至

公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惟聖人時能憲之。使此
 心湛然虛明。足以兼聽四方。遠見萬里。惟臣由是亦
 以君之心為心。莫不奉公守法。以欽若其上矣。惟民
 見朝廷之政。至公無私。自然感悅服從。以乂矣。人君
 固當事事致謹。惟口舌言語。所以文身也。而輕出。則
 有起羞之患。惟甲冑武備。所以衛身也。而輕動。則有
 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為己。而當慮其患於人也。惟衣
 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惟干

直又反

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厥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
 者所以加人。而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茲四者。允
 茲而克明焉。乃政治罔不休美矣。惟天下之治亂。在
 於庶官。故人君用人不可不謹。凡六卿百執事之官。
 都是朝廷管事務者。不可及私所親昵之人。惟其當
 選材能之人。而用之矣。公卿大夫士之爵。都是朝廷
 命有德者。罔濫及包藏惡德之人。惟其當選賢良之
 人。而用之矣。夫以能授官。則官不曠矣。以德命爵。則

尼爾反

爵不濫矣。以是而任庶官。天下豈有不治者乎。夫其所思慮皆善而當乎理。然後以動焉。然又非其時宜。猶無益也。故動惟當合厥時宜。以此應萬機之務。將無所處而不當矣。凡人學莫病於自足。故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喪息浪反厥善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喪厥功矣。且禍患每伏於無形。故人君為治。當平居閒暇之時。惟先事其可為之事。乃其有備焉。既有其備。則雖忽然有意外之變。卒然有非常之事。而

應之有餘力而無患矣。無啓寵幸而納人之侮矣。無恥過誤而作己之非矣。吾王當以此為至戒也。人君一心乃萬化之本。故惟使方寸之中。湛然虛靈。寂然寧定。以安於厥義理之攸居止而不遷。則一矣。一故政事施為。都從義理中流出。惟醇粹而不雜也。國家之祭祀自有定制。若於定制外。非時舉之。則是褻黷徒谷于祭祀。本以為敬。而不知時謂之弗欽也。其於禮節亦。有舊規。不可煩多。禮若煩多。則必擾亂而不可行。

矣。欲以此事神則其亦難矣哉。殷王高宗曰。旨哉說美乃之所言。使我聞于耳。飲于心。惟我當服行汝之所言。守以為訓。若乃不良善于其所言。則予之蒙昧。終罔所聞。而措之于施行矣。此我所以深嘉汝之納誨也。傳說乃拜手誓首曰。天下之道理。非知之之為艱。一一都行之於其躬。乃惟為艱事。王若於此深加忱誠。不以躬行為艱。而允能協合于我先王之成德。與之相符。而無間。則我之所言者。王不徒聽之。而實能

行之矣。惟當今之時。而說猶有所隱匿。而不言。則必有厥上負天子。下負所學之咎矣。

說命下

史臣記。王曰。來矣。汝傳說。台小子舊日曾受學于賢臣甘盤。講究脩身治天下之道。庶幾有所發。既而先王欲我習知民艱。乃使遜居于荒野之間。後又入居宅于河內。又自河內徂往至於亳。居無定所。學無專功。故舊業都荒廢。而於脩身治天下之道。暨厥終罔能

顯然明白於心。今我將整理舊學。以求終之有成。不

能不賴汝說之訓迪也。爾惟當獻納忠言。開陳理道。

以訓教啓發于朕之心志。譬若作酒醴者。必資麴與

蘖而後成。今我望汝涵養薰陶以釀成乎君德。爾惟

我之麴蘖也。譬若作和羹者。必資鹽與梅而後和。今

我望汝調和參贊以燮理乎化機。爾惟我之鹽梅也。

爾欲成我之德。亦必交修乎予。多方以規正之。委曲

以維持之。庶幾我之心志。終得顯明。而可以副我之

所望也。汝罔予棄。予惟克篤信。必邁行乃之。所訓矣。

傳說曰。王其聽之。凡人於天下之言。務求多聞者。時

惟正欲以盡衆人所長。以為吾建事之資也。然時人

見識終是不足。及古人。故學于古先聖王。謨訓乃能有

獲於心矣。若是事不師古先聖王。而師心自用。任意

妄作。以克永其世者。非說攸聞也。惟為學之道。固在

於求多聞。學古訓。然義理無窮。必須卑遜其志。不敢

有一毫自足之心。孜孜汲汲。務又時時敏求。溫習其

所已知。則厥進脩之益。乃如水泉之來。源源而不竭矣。若能信允深切懷念乎茲。則天下道理積聚于厥躬。如貨財之積。不可勝用矣。夫道積於厥躬。則體已立矣。而能教於人者。用之行也。故人君惟胡教及教敦久居學之半焉。自自學。以至教人。一念終始常典在于學。無少間斷。則厥德之所修。有罔覺其然而然者矣。德雖達於罔覺。而又當必監于先王成湯所定之成憲法。如此。則其永無有愆過矣。吾王法祖。以至於無愆。則惟臣說

必用式克欽承。吾王任賢圖治之美意。芻求以招引俊又之人。分列于朝廷之庶位。使之同心以匡焉。吾王但垂拱無為。天下何患其不治哉。王曰。嗚呼。傳說如今四海之內。咸引首舉踵。喁喁然仰望朕之德化。此豈我之寡昧所能致哉。是時汝由乃之風教。以聳動乎天下耳。人之一身。必股肱備。而後惟可以為人矣。人君欲為聖人。必是良臣輔導。然後惟可以為聖矣。昔者我商家開國之時。有先正保衡伊尹。應聘而起。以振

興起作我先王之^君大業。時伊尹乃曰：予若弗克俾厥后^君惟
 為堯舜之^君。則其心中愧恥。若^被人撻于市上也。若
 不能使其民為堯舜之民。萬民之中。有一夫不獲其
 所。或啼饑號寒。或梗化不服。則曰：時予之辜也。豈敢
 護之他人哉。夫伊尹之志如此。故其佐佑我烈祖成
 湯。使兆民歸於允殖。以致其德業之盛。直格于皇天。
 上下同流。而無間焉。此伊尹之所以稱美於有商者
 也。今爾既有伊尹之德。又居伊尹之任。尙明白一心。

保佑乎予。必使格天之烈。於今再見。罔俾阿衡伊尹
 之相業。獨專其美於我有商可也。且夫君臣相遇。自
 古為難。惟為后者。非得賢臣。則不能共^治其國焉。惟
 為賢臣者。亦非遇其后者。則不能共食其祿矣。今我之
 於汝。與先王之於阿衡。無異矣。其爾克使紹乃辟于
 先王之德。以永綏安天下之民。使亦無一夫之不獲
 焉。則於遭逢之盛。始無負矣。傳說乃拜手誓首曰：敢
 承對舉揚天子之休命矣。此說之志。而亦說之分也。

敢不竭力哉。

高宗彤日

(音融)

(居候及鳴)

史臣記。高宗彤禘廟之日。越有雉於鼎耳之雉。夫野

鳥鳴於廟中。殆天以是警其黷祀之失也。當時賢臣

祖已曰。我今進戒於王。惟必先格王正之非心。而後正

厥所失之事矣。乃訓于王曰。惟天監視下民。其禍福

予奪。惟典厥所行之義。與不義。故天之降年。義則有

永。不義則有不永。故人之不獲永年者。非天無故。天

折其民。乃民之所行。不義而中道自絕其命耳。斯民

之中有不若乎德。而肆意妄為。又不聽罪而飾非拒

諫。則天必既以妖孽為孚。信而戒命之。蓋欲使之恐

懼修省。以改正厥德。猶未遽絕之也。乃其人復悍然

不顧曰。妖孽之生。特出於偶然。其將如台。何如此。則

天必不赦而誅絕之矣。嗚呼。天以斯民付之王。王之

職。司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又祖宗歷

代都罔非天之胤嗣。今王承其後。而典其祀。無偏豐

厚于昵廟。夫不務敬民而務瀆神。一失也。不並隆於祖而獨豐於禰。又一失也。天心仁愛。故出災異以告之。雖雉之異有自來矣。王可不戒哉。

西伯黜黎

史臣記。西伯周文王受命於殷。得專征伐。此時既無道。黎國三分天下。將有其二矣。殷之賢臣有祖伊者。恐周德方隆。不利於殷。乃自私邑奔走來告于商王。庶幾王之改過以圖存也。曰。我殷家天子。上天既

以訖絕我殷邦之命脈矣。何以知之。蓋國家之興亡。

其幾先見。而今格人與元龜。都知凶禍必至。罔敢有

知其吉者。則天之絕我殷命。昭然可見矣。然我殷家

之基業。自祖宗列聖相傳。到今非先王不相佑。我後

人子孫。使之長守而不墜也。惟我王不法祖宗。不畏

天命。淫亂戲侮。縱欲敗度。用自絕於天耳。故天心厭

棄我殷。不復愛。水旱饑荒。小民不有康食也。悖禮傷

道。不虞度。天然之本性也。紀綱廢弛。法度壞亂。不復

常法

迪率先王之舊典。而國不可以為國矣。不但天心棄之而已。今我下民苦於虐政。亦罔弗欲殷之喪。私相告曰。今我等困苦至此。上天哀憐我民。曷不降威於殷而滅之乎。又有道之君。空受大命者。曷不擊而救我於水火之中乎。今我王決難久居民上。其將無如台何矣。我商王紂既聞祖伊之言。全然不知警懼。乃曰。嗚呼。民雖欲亡我。而天既以我生於此。以主萬民。獨不有命在於天乎。小民亦無如我何矣。祖伊見

紂不聽其言。遂退反曰。嗚呼。乃今日所為罪惡昭著

倉合反

固多參列在上。而不可掩矣。乃安能責望保命于天

耶。何其不自量也。我見殷之即喪。近在旦夕。所以

然者為何。蓋指乃王所為之功。天怒民怨。不可解矣。

決知不無戮于爾商邦已矣。

微子

史臣記微子為帝乙長子。見紂惡之日甚。痛商祚之

將亡。乃呼箕子比干與之謀。若是曰。父師箕子少師

大師

孤卿

比干。我殷家失道。以今日事勢觀之。其弗有望。或亂

正四方矣。夫人君所以表正四方者。以其能修德也。

昔我祖成湯。懋昭大德。以致遂功業。陳列于上。其垂

裕後昆者。蓋亦遠矣。而今日我子孫。不以脩德法祖

為務。唯用沈湎。縱酗于酒。因用亂敗厥德于下。豈不

有忝於烈祖乎。故殷之人民。罔不無小無大。只好草

野竊盜。內外姦宄之事矣。不但小民為然。雖卿士治

民者。亦皆彼此師師。做效非度之事。互相容隱。凡有

姦宄。辜罪之人。都不追究。乃罔有恒獲。其罪者。是以

小民益無忌憚。方且闐然而興。相為敵讎。以眾暴寡。

以強凌弱。國家法紀。於是乎蕩然無遺矣。事勢至此。

今我殷家。其必淪於喪。不可復救。若徒涉大水。茫

乎。其無有津涯。亦終於沈溺而已。豈意我殷家之盛。

遂忽焉喪。乃越至于今日乎。微子復呼而問拯亂

之策。曰。父師箕子。少師比干。今我王其乃發出顛狂。

用舍倒置。以使吾家老耄之人。皆遜于荒野。即有

書經指解 卷四 微子 三十一 戊章官存

緩急將誰倚賴乎。今爾而無明指示其意告子以顛

隕濟墮之事。因圖所以維持而拯救之。則喪亂日迫。

而一敗不可收矣。其將若之何其語辭。父師箕子答微子

若是曰。王子微子今日之事。畢竟天也。天毒之。若降

災禍。以荒廢殷邦。我王凶德。安危樂菑。毫無所悟。方

興未艾。只是沈湎縱酗于酒。勢至於喪亡而止。非人

力所能救也。夫老成舊人。君所當敬畏而順從者也。

我王乃罔畏其所當畏。而弗逆其耆長舊有位之人

而棄逐之。此老成人所以遁於荒野也。今我殷民乃

有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牲者。其罪大矣。為有司者

用以相容隱。不翅不肖盡法。又相將而食之。且無災

禍。蔑法廢禮。至此極矣。豈但草竊姦宄之不治而已。

哉。我今降監殷民。凡上所用。以又之者。無非讎斂之

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為敵。以讎上下之敵。讎

實上之讎。斂以召之。而我王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

上下同罪。相濟皆合于一。故民多飢瘠。而罔所詔告。

書經指解 卷四 微子 三三 戊章節

也。我既無救亡之計。但當有處亡之慮耳。我商家敗德荒政。國亂民窮。今日斷乎其有災禍矣。我為宗室大臣。廢興存亡。與國共之。寧興而受其禍敗耳。商祚果其至於淪喪。則我亦終守臣節。斷罔為他人之臣僕矣。是我自處之道。不過如此。若王子一身之去就。則宗祀存亡之所關。故我詔告王子。惟出而遠去。乃是其迪也。蓋我舊日以王子長且賢。曾勸先王立以為嗣。而先王不從。在今王必有疑忌之心。是我所云

無益於子。而反有刻害於子也。王子若弗出去。則必同受其禍。我商家宗祀。乃將顛濟。而無所託矣。王子縱不為身謀。獨不為宗祀計乎。今我為商家之臣。則義當委身以盡忠。子為王室之胄。則義當存祀以全孝。但各自靖其義之所當盡。而人人自獻達其志于先王而已。我則有死無二。而不復顧行遜者矣。蓋箕子之答如此。而比干獨無一言者。豈以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

